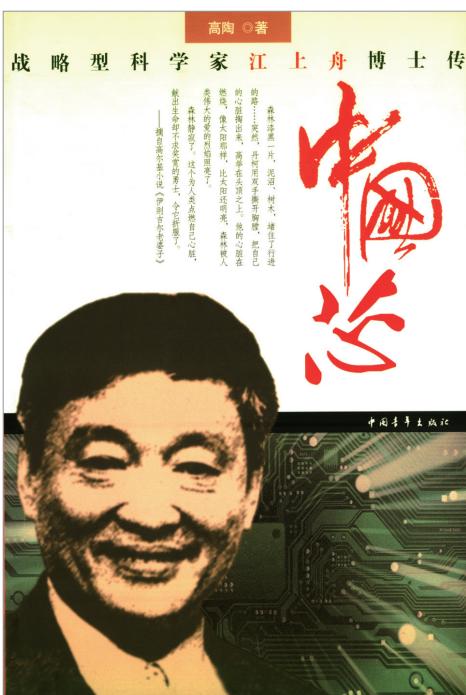


■第一阅读



这不是阴谋。这是在青天白日、朗朗乾坤下,两种思想激烈交锋中科学与进步的一次成功的伸张。这个胜利来得太艰难,一波三折,充满戏剧性。

自2003年10月到2005年5月论证工作正式结束,“千呼万唤始出来”!然而到了2006年初,经党中央、国务院决策,中长期科技规划的16个重大专项公布之后,坚持反对发展大客机的人们立即活动开了。一些人反对之强烈、来势之凶猛是江上舟始料未及的。大飞机重大专项大有“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前兆。

“实际上,我们国家领导人,没有一个不想搞大客机的。然而,部门利益、习惯势力、实际利益关系远大于领导关心。”江上舟遗憾地说。

当有些人四平八稳地迈着方步步入于平静的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有些人敏感地意识到自己国家面临的生存竞争的危机。

常识告诉我们,航空工业是典型的知识与技术密集和附加产值很高的产业,是反映一个国家科学技术与工业发展水平高低的标志。

我们还知道,我国民用客机长期以来一直依赖于外国进口,从小型的支线客机到大型干线客机等,都是从国外购买的。我们急需自己的民机产业。

“如果没有自主知识产权,为别人做再多的零件,这个飞机还是人家的。没有自主的客机,我们的天空只能由外国的客机自由翱翔。大客机必须是国家项目,要集合全国的力量来搞‘中华牌’的飞机。”航空学会原理事长薛德馨一语概括了许许多多专家们的心声。“自主创新是我们的灵魂,没有这一条我们永远成不了航空大国。”

爱祖国、爱人民,又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家,历史是不会忘记他们的。这里我们一定要提一下被人称为“民族脊梁骨”的王大珩院士。对于王院士,江上舟赞不绝口,称他是“战略科学

“大飞机”立项的推动者

□高陶

家”,说王院士“不是从行业、部门、地区利益考虑,而是从国家战略角度出发,紧紧抓住国家的发展前沿。当一些有识之士来找他时,他就愿意站出来说话……”温总理刚上任不久,王院士就给总理写信,提出我国应及早进行民用大飞机的研制与生产工作,希望国家要下大决心,不仅给政策、给资金,还要在体制上做很大改变。”温总理5月份批了。7月,党中央决定由这届国务院制定今后三届政府(从2006年算,实际上是四届政府)把自主研制“民用大客机”定为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的头号重大科技专项,并纳入人民意志国家战略进行实施。

怎样才能力排层层阻力,实现党、政府、科学家、老百姓的愿望,让自主研制的大飞机梦想变为现实呢?

大多数中国人不会知道上与不上大客机重大专项的争论,也可以说是斗争过程,是那么激烈、那么尖锐,双方的交锋几乎到了生死互不相容的地步!

反对的势力是强烈、有力、坚定与持久的。有人对江上舟说:“你要搞这个,就一定要有钢铁般的意志、百折不挠的决心!”碰巧的是,江上舟这两样都有。

有一位资深航空专家一语道破天机,他说:“‘大型民用飞机重大专项’是一场革命,革命就是要发生利益的转移,要从这个本质来理解大飞机后边的种种怪现象。中国军工航空工业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典型代表,它是前苏联体制的翻版,几乎每个厂都是大而全,企业从生产到职工的生老病死全管。全国数十万人的航空职工队伍,再加上家属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社会化的集团。为了过上‘好日子’,就想方设法向国家争取更多的军机投入养活这个集团。集团的头头为他们创造福利,他就成为‘民选’的‘好干部’、‘好党员’。他们资金由国家给,市场风险由国家承担。所以他们不可能有创新精神……个别来自‘中航工业集团’与‘国防科工委’的干部潜移默化地演变为这个集团利益的代言人!”

一派封闭僵化的颓势与沉闷。

一直到2006年反对的人还说:

“我国工业化没有完成,上这个项目不是我们工业化的任务,应该等完成了工业信息化,到了后工业时代再上!”

是啊,从一个国家角度来看,成功地建立起民用客机产业的,只有美国一个。现在,中国要争取成为第二个!

当有的人看到了“落絮无声春堕旧”,大势已去时,仍不愿退出历史舞台,便提出:“无论上什么样的大飞机必须由我‘一集团’来做,‘军民共建’嘛!”拉起“好坏通吃”的架势,手法变换,掩盖不了维护以往既得利益的实质……

究竟是什么力量和策略支撑了国家中长期规划中的第一科技重大专项“大飞机”经

过一年半艰苦“论战”后,击败一次次反对浪潮,最终于2008年,成功地成立了“中国商用飞机公司”,打破了旧体制,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呢?

当然,首先是国家的权威与决心,是历史庄严的召唤,是科技部和有识之士的高瞻远瞩与决断。历史不是靠一个人创造的,但一个人的作用往往会影响历史进程。这里,我们必须提到一个人,没有他的“不要命”,结果肯定会有些不同,或者是大不相同。

这个人就是江上舟。

如前所述,江上舟在2002年得知“运10”的命运后,不顾自己重病,上下奔波,力争要自己国家“不失时机地抓紧自主研发大型喷气客机”。

历史机遇恰恰给了他,如他自己所说,这个“50年一遇的机会”,他进了重大专项组,任组长。他组织全部重大专项的筛选和论证,这是建造大飞机中最难啃的硬骨头。

大飞机专项的论证难度极大,航空工业各部门给论证专家的大部分意见是“要上军用运输机,不能上民用客机”,航空界的“部分权威专家”也联合提出这样的意见。

江上舟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是国务院开常务会或一般讨论会或研讨会,“大飞机”肯定通不过,都会被“枪毙”,而今天由科技部主持一流专家参加的国家15年重大科技专题项目的研讨会,比一般的研讨会更加科学、更加民主,所以江上舟有充分信心,使这次论证得到它应有的结果。

江上舟想出3条措施,得到了领导与相关专家的支持。

这3条很绝、很硬、很高明、很有力度,前无古人。有一种“勿疏小善,方恢大略”的味道,也就是“重视细节的完善才能完成远大谋略”的意思。

这鲜为人知的3条是这样的:

1.20多位与会者都是作为独立专家请来的,虽然是各个部门推荐的,但不许代表任何单位、部门,不能站在各自部门的立场说话。每位专家都凭着自己的专业素养站在国家立场,从国家长远战略意义的立场来参加论证,必须实事求是、认真调查研究,不能说不懂的话、武断的话,必须自己搞清楚后才能发表意见,还没搞清楚就不要发表意见。

2.每个人的发言都必须受到保护,决不允许把研讨会上个人发表的意见不负责任地泄露出去。要保证每位专家能够畅所欲言,能够实事求是,客观、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从前有过教训,有人把某人意见传到他所在单位后,该单位找上门来跟某人算账)。

3.每个人的每句话都记录在案。为了对历史负责,专门安排了速记员,并请来十来名大学师生,每次会后,把所有人的讲话录音、速记,当天晚上整理出来。第二天打印之后,请发

言者本人确认,签名后存入档案,不许擅自改动。如有人说“打印稿不对,我不是这样写的”,工作人员则放录音给他听。他说我要修改,工作人员说:“对不起,按规定,请在下次会议上公开说!”

这三条太厉害了,每位论证专家都会不断提醒自己,我要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要尽最大的智慧和能力为国家为人民思考,我今天的建议与观点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社会矛盾与精神困惑的交叠,使有些人神秘的心灵里充满矛盾与挣扎,是非的角逐与争斗十分激烈。我今天的发言传到单位会有怎样的后果?我怎么办?撤回讲话?国家民族大业与集团部门的利益之间如何取舍?

就这样,透明、民主、无私、认真、充分地论证了一年多。20多个专家包括来自于反对意见集团的专家,全部签字建议国家立项上大型民用客机。论证组的意见经中央决策批准,“大飞机”终于被列入重大科技专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明智与决心坚定地支持了专家的论证。这是信仰建立在国家利益上、建立在科学文明的理解上所产生的结果,是我们民族之大幸!

“大飞机”是16个专项中的第一大项!尘埃落定。

能想到吗?就是这个江上舟,这个什么也不怕,不怕挨骂、不怕丢官、不怕得罪人的江上舟,穷极自己的智慧、精力,为了国家民族,成就了事业!这种“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艰难探索、执著与顽强的精神实为罕见!他敢为这难产的论证想出这般令不少人瞠目的三条。这三条何等铁面无私,大智大勇,扣人心弦,惊世骇俗!

谁能说这不是一把点燃历史与未来的希望之火?谁又能说不正是这把火推动了科学家良知与智慧的升腾?“大飞机”的立项对我们充满了深远的启示,使我们感到它博大的内涵和炽热的血的奔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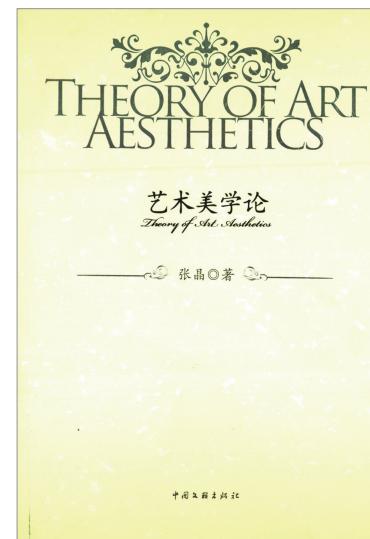
物竞天择,大浪淘沙。历史忠实地记录着供人思索的足迹。人们在激烈的价值冲突中有着不同的选择,很正常。有不少当年反对“大飞机”立项的专家学者,坚定地加入了赞成的行列,这是我们民族之大幸!

江上舟真是太高兴了。天高云淡,万里晴空。尽管耗去了太多人的努力、耐心与等待,今天终究是成功了。多少风风雨雨飘过紫禁城的上空,光阴忽流逝,为建造中国的大飞机,白了少年头!王大珩和一群科学家们殚精竭虑、锲而不舍,江上舟的艰苦运作,终于使这一“痛苦命题”水落石出。

当记忆把那些失落的时间串起来时,我们会在反思中抚摸到一点疼痛,更多的还是鼓舞。

(节选自《中国芯——战略型科学家江上舟博士传》,高陶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

■书斋札记



拙著《艺术美学论》近期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艺术美学论》的问世也是在艺术升为门类的大背景下的产物。在我看来,任何范畴或命题被推向历史的高点,从而具有强烈的放射性,都是有着历史性的契机的。艺术美学再度得以升华,并非仅是主观的作为,更是客观的趋势使然。

对于艺术美学的倡导,是我和我的团队在两年的学科建设与发展的自觉。艺术学升为门类而与文学类并驾齐驱,对于艺术作为学科的提升和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转折,意味着艺术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艺术学与文学本难分开,有着很多相通的审美规律,但是也有各自独立的特征。《艺术美学》顾名思义就是以艺术为研究对象的美学学理,它可以视为美学的一个分支,也可以视为艺术理论的一个分支。艺术学理论成为一级学科,这不仅是一种提升,更是一份责任。我们对艺术美学的提倡,重要的意义首先不在于学科,也就是说并不在于其能否成为一个“二级学科”之类,而是在于学术研究的纵深向度上展开。

在学理上的一个难点是,艺术美学和文艺美学是怎样的关系?因为文艺美学在中国提出,已有30余年的历史,一些著名的前辈学者,如胡经之先生、周来祥先生、王世德先生、杜书瀛先生和曾繁仁先生,还有若干知名的中青年学者,都有较为成熟的文艺美学学论著,国家教育部还设立了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文艺美学已经成为一个虽然历史不长,却已成型的学科。文艺美学的研究对象,就与原来的文艺学有很大的不同,是将文学和艺术置于一起进行审美方面的研究。文艺美学又通过美学的方法、范畴和视角,强化了文学与艺术的通约性。艺术美学的提出又有何种必要呢?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艺术美学的提出与彰显,从外部环境来看是基于艺术学发展的客观形势,当然也是艺术学理论内部学理建构的需要。艺术学理论作为一个一级学科,现在还只是一个大的框架,还缺少具体的内涵。或者说还根本谈不上成熟。这个一级学科内部的二级学科或者说方向,都还是不够明确的、不够稳定的。艺术美学的提出,可以从美学的角度来建构艺术理论,发现艺术创作和艺术作品的审美规律与特征。

在我的心目中,文艺美学因为与文学的“血缘关系”,更近于文艺学的系统,也更多地考虑文学的审美特性;那么,艺术美学应该是更近于艺术学的传统,而更多地考虑“艺术”的审美特性。

文艺美学在很大程度上使文艺学的学科性质及理论模型得到改观,它将各门类和文学作为共同的对象进行美学研究,使“文艺学”好像真的“名副其实”了。因为以往的“文艺学”,其实都是文学理论,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学概论”、“文艺学引论”等都是文学理论,作为学科的文艺学是被归为中国语言文学之下的。文艺美学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改造了文艺学的性质,但它的“遗传基因”,还主要是原先的文艺学的,在思维方式上是属于文学理论的。其实,以前的艺术理论,又何尝不是如此!恕我直言,以前的艺术理论,基本上是前苏联文艺理论的“克隆”,而缺少真正对于艺术的审美规律的研究。而现在我们对“艺术美学”的倡导,尽管还只是一个开始,还很不成熟,还没有真正把艺术美学的规律揭示出来,但所表现的,却是对探索属于艺术学自己的独特理论的初衷。正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而从主观上来说,我并非是舍文学而就艺术,而是融文学于艺术。在对大众传媒的艺术元素的关注之中,我曾在理论上提出了传媒艺术与传统艺术的区别,指出了文学与传媒艺术的关系,试图揭示出传媒艺术的审美规律。我认为文学可以视为艺术之一类,也就更为强调文学的艺术性质。现象学美学家茵加登的一部名著是《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我认为“文学的艺术作品”这个命题看似啰嗦,实则必要。

艺术美学研究什么?虽然已有这种名称,但还不成系统。这本拙著当然也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只是将近年来对于艺术美学角度思考和研究的一些专题串集起来而已。因为不想克隆以前的文艺学,甚至也不想在文艺美学的框架里作茧自缚,那么,真正的独立的艺术美学的学理框架的建立,还真是有待时日。我现在的想法是并不急于建构这种框架,也可以从其他学者那里得到启发。如果有学者能够建立一个初步的艺术美学框架,那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就我本人而言,我想先搞清楚艺术美学的基本性质和它的若干基本元素。艺术媒介和艺术语言,可能是关于艺术美学研究先行切入的基本元素。

如此说来,艺术美学要走的路还很长,边思考,边探索,边前行吧。

(《艺术美学论》,张晶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

民间抒写的魅力

——评焦彦章长篇小说《青谷子》

□袁炳发

因为我本身是写作者,平时就很关注畅销书,无论是网络畅销小说还是纸质畅销小说,喜欢问个为什么,感觉答案多选。无论是题材形式的,还是营销手段的,都有奇招。但是,只要是真正读者中间畅销的精品,一定是那种接地气的小说。说得更白一点,那些文字一定是从作者的内心,走向读者的内心。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点子可选择。

《青谷子》就是实证。

《青谷子》的出世很有戏剧性。他的作者焦彦章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文学爱好者,“60后”,以年龄段和事业论,是社会中坚,但绝非时尚宠儿,不大具备网络走红的特征。起初写《青谷子》完全是玩态,所以,并不是构思周全的沉静写作。但他热情很高,每天以5000字的篇幅做井喷之势,并一直坚持28天。这个状况明眼人一看就是不专业的,专业作家大不可以用这个方法进行创作,这是玩刺激和风险。但往往激情也就在风险之间激荡。他起初并不知道会有怎样的结果,和很多业余作者一样,他经过多年的历练之后,有自己的事业和人生经验,已经把写作放在纯属精神追求的位置上了,就像普通人建立一个博客,写日记,全身放松、自我娱乐。但显然不同的是,焦彦章到底曾经是个文学青年,曾经主动接受过的训练,使他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了自己身后那片又黑又厚的土地,孕育纯情故事、纯良人物的土地。连作者本人也不曾预料的是,他是被读者逼迫着欲罢不能地走向文学的成功之路。

《青谷子》最初是以网络连载的方式登场的,第一帖贴在哈尔滨贴吧上。在他陆续创作和贴出全书的三分之一时,仅哈尔滨贴吧的点击量就近300万,读者留言一万多条。在他没有更新而专心写作的日子里,性急的读者竟然留言放下狠话“骂”。他督促他快点更新。更有热心读者在通读了《青谷子》之后,去故事发生地去寻访回味当年那些动人的故事和人物,“捎带”做了很多善事,例如为瓦房学校捐电脑、书籍和物品。目前,小说已经正式出版,但是读者仍以16个QQ群的形式凝聚在一起,表达自己对小说的喜爱,同时发展这种喜爱,做着各种有益于故事发生地淳朴人民的事情。同时,小说被凤凰网、新浪网、腾讯网、搜狐网推荐首页。由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正在编剧之中,同名广播剧已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录制完毕……

我觉得这是个奇观,很难有小说达到让读者如此如醉如痴的效果。在当今文学不断边缘化、

不断被冷落、越来越尴尬的时候,总有一些小说异军突起,创造奇迹。

《青谷子》就是这样小说,它热起来了,说明了什么呢?我读之后,一句话,接地气。分解说,一是吸引人,二是纯。

这其实是读者共识(受到热捧的小说,都是很有个性的,共识多些)。所谓吸引人,是小说人物形象鲜活,人物命运曲折,用《章回小说》执行主编李凤臣的话说,“比我读过的同类作品更为清纯、质朴,所折射的时代影像更加深沉、厚重。”所谓纯,是因为他描写了纯洁的爱、纯良的人和人的关系、淳朴的乡间道德,仍用李凤臣的话说,“如山间流出的小溪,田野间弥漫泥土芬芳的青苗”。原生态的美感。其间没有善恶大的审判,因为故事中的人和事都不涉及大的恶,无原罪。很多读者把这些纯粹的美归于时间和时代上的判断,早有人把纯情年代设定为上世纪50年代,并延伸至六七十年代。《青谷子》的时代背景恰在其中,发生在70年代末期。正因为这个,《青谷子》似乎是怀旧的、呼唤的、怀念纯情年代,呼唤纯情时代。可是,我在《青谷子》中找到了另一个答案。在我看来,那个时代的纯,不在于时间和时代的优劣,而在于人心灵上的优势。《青谷子》抒写的良善之地和良善的普通人,所有纯情故事的发生都有一个厚重的基础,那就是人们恪守的“公序良俗”。显然,那时候的法律和公共秩序尚不健全,但在乡村,有自己的法则,淳朴的村民为维护共同利益所遵循的善良风俗,成为他们做人处事的依据。当然他们有非常丰富的“小我”,表现为绝对的自私自利。但是,总能在善良风俗之中得到调和,而使那些“小我”和自私自利得到有效的约束。这是最令我动情的所在,让我看到了中国老百姓天赋善良的质地,这就是希望啊!我想,所谓呼唤纯情时代,不如重振“公序良俗”的理念。也正是对“公序良俗”的热切期盼,才使得这个无技可言的《青谷子》,蕴藉了文学的高品质和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

《青谷子》接地气,从民间走来,从黑土中发芽、蓬勃。它还有一个令人感动的点——小说的序也来自泥土之中,是由故事发生地黑龙江省肇源县瓦房村原村主任李万口授整理的。据我揣测,老村长为小说作序,有可能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一青。(《青谷子》,焦彦章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

践行『北京精神』的生动诠释

□李士祥

一直以来,周振华围绕书写家乡、歌颂北京的主题开展文学创作,他的作品京味十足,源自生活,贴近群众,写出了北京自然景观的神奇秀美,写出了北京民俗风情的古朴浓郁,更写出了北京的深厚底蕴和精神气质。他的创作就是一名乡土作家自觉追求和践行“北京精神”的生动诠释。

以“爱国、创新、包容、厚德”为主要内容的“北京精神”,凝结着北京这座伟大城市的灵魂,是首都北京鲜明的精神坐标和文化符号,也是首都科学发展实践的概括总结和首都群众的精神文化追求。

《我爱北京》,周振华著,作家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

